

马灯记

■陈学阳



作者简介:

陈学阳,衡南人,系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楹联学会、湖南诗歌学会会员。作品散见《中国组织人事报》《中国社区报》《湖南日报》《西部散文选刊》等报刊,多次获征文奖,主编《巨麓峰》《莲湖湾》《相公堡》等乡镇地域文集。

马灯是乡村黑夜最亮的眼睛,独行者最亲密的伴侣。跟普通油灯不同,马灯帅气、坚毅,风吹不熄,雨淋不灭,是灯中游侠、勇士,不像松明或火把那样短暂脆弱。乡村人家,如长在山中的植物,受山禁锢,靠山生活,山里有田地池塘,也有坟茔蛇蝎。马灯是光,是胆,是夜行人的保护神。

父亲是村民办老师,有一年乡学区奖他一盏漂亮的马灯。马灯高尺许,灯底倒扣碗状油箱,能容500毫升煤油,伸进箱里的灯捻子像蚯蚓。油箱上方,酒瓶口大小的油嘴可上煤油,旁边有小旋钮,能拧动棉花搓的灯捻子,调节灯光强弱。父亲珍爱这盏马灯,不让孩子们碰触,每次用完,擦得干净锃亮,换上灯芯,挂在小孩子够不着的屋梁。

父亲深知学区颁发马灯的用意,放学回来,批作业,备教案,提着马灯去学生家夜访。一向待学生严厉的父亲,在灯下比平时和蔼许多,与家长促膝长谈,对后进生耐心辅导。临别,家长们有的从厨里摸蛋,有的想给马灯加油,父亲总是婉拒。马灯“饿”着回来,灯火奄奄一息。十多个年头,成百上千个暮晚,马灯伴随父亲穿田越山,风雨无阻,走遍十里八乡各个院落,照亮无数顽童心灵之路。

父亲会钻机具,常半夜被叫醒,提着马灯帮人家修柴油机抽水。就着灯光,拆机、装件、紧螺丝、灌水、试泵,庖丁解牛般,直到水哗啦啦灌进稻田,父亲才高兴地哼起“手提红灯四下看,上级派人到隆滩”之类的唱调,踏着马灯照亮的田埂山路回家。到家后,马灯和父亲一样,周身粘满碎叶污泥。一次雨夜路滑,父亲不小心跌倒,为了护住马灯,强撑在地的胳膊严重擦伤,流了很多血。

搞双抢、扯花生、割黄豆、挖红薯、栽油菜、剥桐子……农活一桩接一桩,马灯还跟母亲一起争分夺秒抢季节。

母亲伺候庄稼天黑未归,父亲担心,提着马灯接母亲。母亲屡屡催父亲调浅灯火省油,临近院子见到邻舍漫溢的灯光时,就赶紧让父亲熄灭马灯。母亲放下担子,点上如豆的油灯,喂猪溺、簸豆壳、选种子、纳鞋底。她起早摸黑惯了,心疼马灯耗油,常对父亲说,一年到头地

里用劲,累死累活挣不到几个钱,煤油贵,不划算,还凭票,从地里嘴里抠油钱,得省点用。若是星空月夜,母亲忙得再晚,她也要父亲放万心,莫再点马灯来接。

老家灵阁堂离茅洞桥、蒸市街很远,土产挑到墟上得费两个多钟。要赶早卖好价,半夜就得摸黑下床,装好箩筐,鸡快叫三遍时动身。一路上,父母抢着换挑,轮流提灯,互相提醒,小心下坡过桥。马灯送出村外好几里,天才麻麻亮。

农家旧窗户,清一色花木格子,纸糊,夜晚一起风,窗前的油灯就忽明忽暗,灯火摇摇曳曳,脸庞熏黑,满鼻烟灰不说,稍不留意还会烧焦头发。母亲虽省煤油,但在哥和我晚上做作业时,还是出奇的开明大方,毫不犹豫点亮马灯,映得八仙桌上亮堂堂。母亲坐灯侧缝衣,偶尔瞄一眼,见我们认真努力的样子,又埋头一针一针接着补。我和哥为了节省,悄悄捻小灯光,母亲又趁我们不注意时,偷偷捻大。灯捻锈住头,母亲在我们喝水的瞬间挑开灯花,火苗更旺,灯光更亮。完成作业让父亲矫正后,母亲叮嘱我们早点睡觉,换回那盏墨水瓶自制的油灯继续缝补。

好几次夜半发高烧,父亲背我去数里外赤脚医生家打针抓药。母亲提马灯走前面,哥哥跟中间,夜幕沉寂,黝如锅底,马灯的光亮像鲜活的星辰,像慈爱的眼睛,护送我们一家安稳前行。偶有夜风吹来,灯光平静安详,如一张温柔的网,网住我们四个人影。

逢年过节,父亲从供销社买来煤油,母亲阔气地点上马灯,通宵达旦,照亮年节的气氛。伯母杀年猪,叔父干鱼塘,亲邻办喜事,戏班唱戏,队里耍龙灯,母亲也乐意借予。元宵夜,家家户户找来木条,钉架框,糊红纸,内置小油瓶,自做“红马灯”,悬挂厅堂门阶。盏盏马灯交相辉映,院子里外亮堂喜气。大人们围坐火盆对酒斟茶、谈天说地,孩子们比划手影嬉戏追逐,院子里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。

寒来暑往,庄稼在马灯下收种,我们在马灯下成长,家底在马灯下殷实,村庄在马灯下变迁。当家里用得起电筒,不再需马灯的时候,父母老了,马灯也老了,老了的马灯不知不觉在我们视线中隐退。

一湾清香一世情

■欧昭晖



作者简介:

欧昭晖,男,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于衡阳县的一个乡村。目前以做村医为生,爱读闲书,偶写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闲文。有习作散落在各地的杂志报刊之上,有时也得点意外之“奖”。性喜平淡,所以喜用平常言说平常事。

一直以为,诗和爱情都在远方!所以曾经四处流浪,或为追逐心中诗一般的理想,或俗不可耐地为眼前的美景和口中的美食,多少看了一些名胜古迹和如诗如画的山水风景,也吃了不少至今想起还流口水的美味佳肴。诗,不仅没写出一首像样的来,就连自认为读懂了的诗也屈指可数。而爱情,总在擦肩而过。近十几年来,满脸菜色地坐在一个乡村的卫生室里,白天与麻黄、桂枝、半夏、厚朴为伍,夜晚偶尔翻几页闲书,不时做几个不切实际的美梦。

前年或是大前年,一处不算远的旅游地征文,认识近三十年的钟云省兄。近年爱上看美景和写美文,便不惜余力怂恿我去参赛,不仅驱车陪我去那些地方看看。谁知我从那以后竟一发不可收拾,经常与他们一起出去走走。从张家界回来已经有一段时日了,我们便开始密谋找个地方看看。

于是在一个天气和温度比较舒适的周末下午,三人来到了清花湾。

转眼之间就来到七孔桥旁,七孔石桥已经穿上了漂亮的新裳,焕发出青春的气息。如果不是看介绍资料,不会相信这是一座历经百年沧桑岁月洗礼的古桥,更不会相信这座桥在那场著名的“衡阳保卫战”中承载了大部分战略物资运输。桥不言,时间不说,历史却刻进人心,代代传承。站在桥上,河水缓缓从桥下流走,有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的嬉戏。河边有人在垂钓,走到一位正在钓鱼的美女旁边,大声问她,这里有些什么鱼钓,今天鱼口好不?美女回头笑而不答,怕得鱼惊不应人。桥的上方有个偌大的湾,这就是蒸水和清花河的交汇处。蒸水流到此处型如一张拉满的弯弓,而清花河则如利箭一路呼啸而来,在此与蒸水形成一把山水弓箭。有人说这蒸水和清花河在这里是两个腼腆的少女姐妹,静如处子、羞花闭月;也有人说这是一对热恋的人,缠绵悱恻、融二为一;而我觉得她们更像母子

二人相依为命,蒸水像位慈祥的母亲将在外累了苦了的清花河紧紧地拥在怀里,用一腔无私的爱,抚慰满身疲惫满身伤痕的孩子。清花河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里,低声泣说着在外漂流遭遇种种苦难,这时母亲一边抚摸孩子的脑袋一边唱起了古老的童谣。起风啦,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。

爬上刚直塔,风有点大了有点急了。往下望,好一幅山水水墨写意画,清清的河水上金光闪闪,河岸边垂柳依依。如能挽一窈窕女子漫步于此,何必管它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?几叶小船或横靠河岸或停泊水中,山脚下的民居古香古色,田野的禾苗一片绿绿葱葱,金黄的枇杷,鲜红的桃子。这一切看似随意泼墨,其实一花一草,一舍一叶,就连路边的一块石头都是经过精心谋篇布局浑然天成。几个放学归来的孩子,在塔里供游客憩息的长椅上做作业,一阵阵香风从山脚下飘上来,整个空间充满了香甜和喜悦。山风将孩子的课本翻得哗哗作响,这是漫漫征途的冲锋号角,更是希望在前召唤的声音。

清花湾,在明清或更远的年代是水上通衢,是广西进湖南的要道,是永州入衡的必经之路。那时是否是商贾如云来,千帆竞舸去?现在已经不得而知。历史总会让后人太多的未知,既然是那时的水上通衢,塔又叫刚直塔,更有漫山遍野的梅花,这一切应该都与彭玉麟有关吧。一身正直、一往情深、两袖清风,独爱梅花的那场令人惊叹的旷世恋情,而这些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紫藤,是不是也在为那位当年的兵部尚书诉说或者预示着什么呢?

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。将人杰地灵这四个字放在清花湾,一点都不为过。在这片土地上走出开国少将王永浚,桃李成蹊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、研究生导师、教授谭家健,从农家子弟蝶变成名满天下的画家冯兰芳等,一大批贤达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。

其实不用去远方,好地方就在我身旁。清花湾还有许多美景我们没有来得及去欣赏,如诗似画的清花湾,期待下次抑或是以后无数次的重逢。